

荒原深处有片海

朱蜀英

我所在的石油小城已是黄河尾闾。万里黄河,奔流到我们的城市,已经离海不远了。

脚下的土地,生活的地方,就是东营,就是黄河三角洲了。万里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雪山之巅,清流潺潺,经黄土高原,跨山过岭,一染苍黄。再过中原,天悬一线,到了这里,水终于可以静静地流淌了。陪伴它的是咸涩的海风、苍茫的荒原。荒原的深处,是一片大海。

行进在荒原,永远是无边无际的感觉,你似乎永远也跑不到头,也望不到边。这无边的旷野,是如此让人向往,又让人充满了敬畏。

我在20岁的年纪,来到这里开启了石油工人的生涯。那时候的我,年轻健壮,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对未来总是充满了无数的憧憬。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石油工人并不容易。首先就是要练习好基本功,打绳冒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上三下四”,是硬杠杠,必须达到。从绞车里拽出一截钢丝,用脚踩住,再用膝盖缠住,这样一股子力气就可以专用在打绳冒上了。左手钳子捏住钢丝,右手使劲捋几下,钢丝就变得顺溜了,然后打出一个漂亮的圆圈,继而再如绣花般,一下下将底层四圈打好,继续上盘三圈,一个漂亮的绳冒就大功告成了。

看着师傅们打绳冒轻巧的样子,拿在我手里的钢丝直愣愣的,怎么也不听话。我急了!这还能行吗?女孩子就不能打起一个合格的绳冒吗?看着师傅们有些同情的样子,我并不服这口气。休息时间,师傅们聊着天,我和一截废钢丝较上了劲,手渐渐不听使唤了,火辣辣地疼。

司机师傅看不下去了,又不好直说,就换了个话题:“你不是想看看大海吗?我领你去!”

师傅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跟着。走着走着,身后的测试车就成了一个小黑点,模模糊糊的。大海怎么还走不到呢?我的心里着急起来,远方的天和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仿佛走入一片太古之地,周围安静极了。灌木丛似乎更沉默了,海的咸涩也许早已将它们淹没。师傅那时候40多岁,平时话不多,很沉稳,队上的同志们都很敬重他。那天他讲了些什么,我记不大清了,但有一句我记了一辈子,“孩子,你看,大海就在前面,我们越是心急,越是到不了”。

师傅的话让我的鼻子一酸,落下泪来。石油工人不也是百炼成钢嘛,遇到点困难不算啥,继续努力!

走过四季,走过回忆,荒原上走过多少路,我也不记得了。风餐露宿有过,面朝大海有过。只是又一个春暖花开之时,我离开了奋斗过的地方。

岁月的风霜如年轮深深刻入生命的履痕。不知何时,回忆成了我的梦中片段。谁又能忘记年轻时的往事呢?它像极了昨夜星辰昨夜风,璀璨着曾经的梦幻年华!

多年后,走在街上,我和师傅偶遇。他伸出了大拇指:“小朱都成了我们油田的女作家了,好样的!”那时候的我已经在省部级的报纸杂志发表了若干作品,但对于师傅这句话,我倍感温暖。

一个人的电影

陈辉

走进电影院,才发现,自己是放映厅里唯一的观众。本来是想散步街头,走着走着,看见路边有个电影院,连电影名字都没有看清就买了票,把自己放在了舒适的沙发椅上。

每天忙忙碌碌,突然一个人坐在安静的电影院内,都有些不习惯了。环看周围,座位不多,但装饰非常得体,几盏小灯,让整个观影大厅多了另一种融洽的气氛。看电影,对我来说,仿佛是久违的事。

记得小时候,每次看电影,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只要听到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传出放电影的广播声,基地中的老老少少就奔向露天放映场。为了抢到一个看电影的最佳位置,我和小伙伴们总是拼命往前跑。

由于放映场地是泥土平整的一大块空地,先跑来的小伙伴就拿着树枝或小木棍,迅速在地面上画个大圈,然后站在圈内,高叫着“这是我们家的”;紧接着,一个圈一个圈就挨着把放映场地地面给瓜分了。每个圈内,都有一个小孩或小女孩站着,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趣事。

那个时候,放映的多是爱国主义影片,很多电影会重复放映。其中《英雄儿女》我就看了无数遍,那一句“向我开炮”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的露天电影放映条件非常简陋,两根电线杆相隔数米就可以拉起一个电影布帘,前面放着一台支架型放映机。当然,在电影放映前,那一个个圈内,早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凳小椅。然后,陆续到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庞大而热闹的看电影阵营。

孩子们围着场地边玩要边等待电影的开始,不时还有叔叔阿姨递过来一把瓜子或者是一个苹果。大家在露天电影场热闹地聊天,直到电影开始,一切回归平静。一双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高高悬挂的电影布帘。

时光,总是流动得太快,转眼,自己也是人到中年,许多过往,都在记忆中了。对于看电影这件事,在忙碌的日子里已经淡化。如今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一家家电影院新潮气派,我却很少走进去了。

灯熄了,一束光线闪动。眼前是现代战争的场面,飞机导弹,航母潜艇……一部《战狼》,其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再次让我热血沸腾。祖国强、人民富,我们才能有幸福的生活。

我们这十年

热塑橡胶俗称“第三代橡胶”,技术研发属于世界级难题。巴陵石化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创造出热塑橡胶新材料生产研发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刀锋上的舞者

张逸云

虔诚、敬畏、激动……

站在巴陵石化展厅的热塑橡胶展位前,目睹琳琅满目的展品和一张张整齐排列的专业证书,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颤动。

这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绿色革命,活跃在湖南岳阳绿色化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巴陵石化人,用赤诚和热血,吹响了中国橡胶工业向热塑橡胶进军的集结号。

时间回到1985年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骄阳炙烤的夏季真正来临了。那年的夏天,对“老橡胶”蒋仁贵而言意义非凡。

兴奋、喜悦,还有忧虑,更多的是泰山压顶一般的负重。

蒋仁贵差不多两天两晚没合眼了,车间、质检室、办公室三点一线来回跑。两眼肿成了桃子,疲惫得走路两腿打哆嗦。妻子送来的一罐鸡汤,他喝下小半碗,放到茶几上就不理再理会。

巴陵石化生产的顺丁橡胶,一直是企业引以为豪的龙头产品。1969年,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在幕阜山脉东北端黄茅山下的云溪山沟建成了全国首家橡胶生产基地。

1982年和1988年,巴陵石化顺丁橡胶

工业生产技术,两度获得国家质量金质奖章,成为国产橡胶的佼佼者。

响当当的产品,企业如日中天,可厂长蒋

仁贵脸色凝重,一丝隐忧从他的心头掠过:受先天性条件制约,巴陵石化顺丁橡胶这类产品拉伸效果差,抗撕裂强度及机械性能等技术指标均不尽如人意,无法实现更大发展。换句话说,倘若躺在往日的“功劳簿”沾沾自喜,要不了多久,企业终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蒋仁贵沉默了。他闷葫芦似的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会客、不召集会议、不听汇报,拉上窗帘,一连几天都是这个样子。

就在全厂上下深感疑惑之际,蒋仁贵突然顶着满头烟雾拉开房门,把厂领导班子聚集起来,亮开嗓门摆起了“龙门阵”:“橡胶厂唯一的出路就是先人一步,实施产品升级换代,发展性能优异、符合巴陵石化实际的锂系橡胶(热塑橡胶)!”

他摊开草拟的几份文件资料,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引进锂系橡胶SBS技术,生产先进的热塑性橡胶产品。

此言一出,大伙儿惊呆了,一双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热塑橡胶,又称热塑性弹性体,常温下显示橡胶弹性,受热时呈可塑性的高分子材料。

这类材料兼有热塑性的加工成型特征和硫化橡胶的橡胶弹性性能。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现,1965年后得到少许应用。之后,国外发展异常迅速,构成了新的工业原料体系,取代天然橡胶、顺丁橡胶,成为“第三代橡

胶”,给橡胶工业带来重大革新。

业内搞科研的都清楚,在顺丁橡胶装置上搞中试,开发SBS生产技术,被誉为“刀锋上的舞蹈”,在设备、技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业内还无人尝试。这个在湘北生活多年的四川汉子,身上却不乏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的特点,带领他的技术攻关团队开干。

夜色深沉,黄茅山下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热塑橡胶中试紧张有序进行。熬了几天几夜的蒋仁贵早已疲惫不堪,仍笔直地坐在办公桌前,频频用对讲机向车间、实验室发布优化配方和工艺的各项指令。

取样、送样、检测……任何一个细小环节都得按标准操作,一个数据不落做好原始记录。

检验报告单堆到了半尺高,质量不稳定,部分质量指标波幅较大。再调整配方,再调优工艺,再取样,再送样,再检测……如此循环往复,质检员往返车间和实验室,步履匆匆。

时针指向零点,漫天星光闪闪烁烁,质检室负责人一阵风跑进来,兴冲冲向厂长蒋仁贵递上一份质检报告:9项主要质量指标全部合格。

蒋仁贵盯着质检报告看了小半天,高高举起的手,轻轻拍在质检室负责人的肩膀上,丢出口音很重的四川话:“好嘛,好嘛!”

这说明,代表中国工业的第三代橡胶产品取得了中试成功,我国热塑橡胶生产技术,能同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产品技术并驾齐驱。

SBS热塑体产品应用迅速推广,在我国道路建设、药疗器械、电线电缆、家用电器等领域广泛应用。

2015年9月3日,首都北京艳阳高照,红旗招展、军歌嘹亮,声势浩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拉开帷幕。在威武的三军仪仗队之后,是30支钢铁洪流组成的装备方队:新型坦克、装甲车、导弹方阵,铁甲雄风,气势磅礴。

蒋仁贵和他的团队成员挺直腰杆,坐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巴陵牌热塑橡胶,以优异的性能通过了全国人民大检阅——单车数十吨装备车,平稳行驶在热塑橡胶改性沥青铺设的长安街上,路面完好无损。



诗 歌

月涌黄河口

王晓红

当入云的钻塔在晨光中醒来
涟漪在晨风中牵手游向远方
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呼唤着岩层中的原油
一只白色的水鸟打破了海味的晨光
这是渤海的黄河三角洲深处

总书记来过一年了
幸福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飞鸟、云朵还有采油工小赵
都听过总书记温暖的话语
那话语就像一颗火种唤醒荒原
也暖到小赵的心底,又悄悄地生长出力量

物探研究院的108位科研人员记得
院里的玉兰树记得
停驻在树上的飞鸟记得
那天的风很安静
那温暖的话语
让这些年轻的心啊,跳得咚咚响
激动得脸儿红到发烫

物探研究院的灯
与月华如约亮起
每一盏灯下总有一颗滚烫的心
随着千里月光澎湃
与黄河口的海浪一同奔涌



李长义 摄

大漠戈壁“花木兰”



秦琪

蔚蓝天空下,塔里木河蜿蜒流过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没有洪水来袭的时候,河水沉静得宛若一块碧玉。盆地中央塔河油区钻机隆隆作响,生产现场锦旗招展,一场勘探扩边的战斗正在打响。

殊不知等待它的还有一场如期而至的相遇。

“我们刚刚在顺北新区取得了油气勘探重大发现,广袤天地已铺就,就靠你们来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了!”2017年春天,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西北油田的招生见面会异常热闹。一张张让人热血沸腾的宣传画,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话语,让该校研究生王营的心禁不住飞向大西北。她坚定地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2017年仲夏的一个清晨,一辆大巴从乌鲁木齐出发,载着40多名大学毕业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车沿着天山山脉蜿蜒前行,车窗外起初还有寥寥的不知名的荆棘丛,渐渐地,整个戈壁滩放眼望去除了黄沙再无他物。也许是天色渐晚,也许是劳累,刚上车时还说说笑笑的车人都沉默不语。莫名的失落感,涌上王营的心头。

“作为工艺防腐岗技术员,42套阴保系统、710个管线测试桩、4个内

腐蚀监测点、128个外腐蚀监测点的情况你都得掌握,保护好油田922公里外输‘大动脉’是我们的职责。”不等她伤感,密集的工作扑面而来。

“今天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应该怎么做?你先来说说!”因为班前会上被所长“提溜”得脸蛋儿通红,王营暗自加码,要求自己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办公室,列出当天要注意的关键参数和节点,在脑海里把要做的事预想一遍。

一次施工中,王营需要对乙方提供的物资——高硅铸铁阳极进行检验。可承包商见她是个单薄的小姑娘,就站着不动。王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承包商管理规范条例》,让承包商无话可说。一次次的“事先预演”,一点点的工作积累,让她在工作中愈发熟练。

戈壁里气候恶劣,夏天大地炙烤得冒烟儿,冬天寒风刺骨。王营偶尔也抱怨两句。但只要是工作需要,她背上“百宝箱”,里面装着万用表、参比电极和电表就出发了。每每这时,王营都觉得自己像沙场出征的“花木兰”。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月得有20多天都在戈壁滩里穿行,回到办公室还得赶紧梳理当天测取的数据资料。往往这时叫她下班的不是铃声,而是咕噜乱叫的肚子。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那一次,站在演讲台上,王营褪去初来时的青涩,大胆地抒发自己对岗位的认识、对工作的热爱。随着领导的肯定和工作成绩的正反馈,王营发现她慢慢地爱上了自己的工作。

理论上的知识充盈加上实践上的多次历练,把王营培养成了防腐领域的行家里手。哪个阴极站容易出现不稳定状态,哪段管道容易防腐,她都能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单位连续三年管道穿孔率箭头向下,防腐工作年度考核也一直保持在前3名。油田公司先进个人、防腐先进个人、青年岗位能手……一个个荣誉证书如雪片般飞到她的手中。

“敢为人先,创新不止!”不让须眉的王营转头攻坚“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山头。短短两年,《降低TP13-2原油管线法兰处内腐蚀速率》等多项QC成果荣获集团公司、自治区表彰。她被聘为“中国石化全面质量管理评审员”,成为11名QC成果评审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党支部开展“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活动中,王营回顾了十年的成长变迁。她感恩与石油事业结缘,并许下誓言,将一颗匠心奉献给大漠戈壁,在千里“大动脉”的钢铁架构上绽放出璀璨的青春光芒。

康保平

成都的秋,艳阳高照,日光依旧强烈,将大地照耀得格外光亮。

西南油气分公司地质中心实验室的院子里高耸直立的香樟树,俊秀飘逸,在艳阳下苍翠挺拔。风儿吹来,树叶“沙沙”作响,如同美妙的乐声。随风荡起的深深浅浅的绿浪,仿佛是欢呼雀跃的人群。

“这是我栽的香樟树,让我抱抱。”“时间过得真快啊,种树的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啊!”“是啊,我们1965年从吉林长春入川,1970年转战重庆,1982年迁至成都,盖实验楼、种香樟树,一晃40年了,想起来像做梦似的……”

你一言我一语,一群地质实验所退休的老干部、老专家、老同志,他们或拥抱或抚摸亲手种下的香樟树。老朋友久别重逢,个个笑得像孩子。

听这些前辈讲,1982年建实验楼时,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怀着对公司未来的美好期待,他们搬砖头、扛石头、运水泥,历经千辛万苦,建起了这栋“U”字形的5层实验楼。

实验楼建成后,他们积极开

展岩石、石油、天然气、地层水等样品分析测试和研究,足迹遍布孝泉、新场、大邑、元坝、彭州、中江等区域,实验内容涉及探区的每个区块、每个层系。他们相继发现了粗结构泥岩孔隙,首次识别出微晶白云岩储层,拓展研究火成岩储层……

历经40载,中心实验室迎来了40岁生日。当年身强力壮的青年如今已白发苍苍,当初的小香樟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

我抚摸着粗壮的香樟树,粗糙的树皮上布满了苔藓,树干遒劲有力。眼前粗壮的香樟树,即使到了萧瑟的寒冬,依然傲然挺立,绽放着生命的绿色;而在生机盎然的春天,也会吐出翠绿的新芽。寒来暑往,40多个春秋,粗壮的香樟树守候着地质中心实验室,始终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